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人生总会经历许多难以忘怀的分别。对我而言,其中最刻骨铭心的,还是多年前告别父母时的情景。如今回想起来,眼眶依旧止不住发热。

1973年的冬天,我接到了入伍通知书。母亲心中有万般不舍,在我面前落泪。想着马上就要离开故乡,前往遥远的大草原,我心里也有些没底,于是对母亲说:“我不想去了,我想留在家陪着你们。”

前一年,我的哥哥已经当兵去了广西,母亲一直放心不下。本以为母亲会舍不得我走,没想到,刚才还为我离别掉泪的母亲,却急切地说:“不行,怎么能不去?一定要去……”她一边小声重复着这些话,一边为我收拾路上吃的麦乳精、橘子、苹果。很快,父亲回来了。父亲是曾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的老八路。他一手疲惫地拄着拐棍,一手提着破旧的公文包。母亲对他说出了我不想去当兵的事,父亲扫了我一眼,坚定地吐出几个字:“胡说,按时走!”我有些难受地说:“那么远那么苦,你们舍得让我……”

父亲突然吼起来:“别人能去,你为什么不能去?”

深夜,我躺在床上,久久不能入睡。我望着墙上的一线月光,想着部队里究竟会是什么样子。凌晨1点钟,屋外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。很快,我房间的门被轻轻推开了。黑暗中,一个人摸索着走近床前,正是父亲。我赶紧闭上眼睛假装睡着。父亲在我的床边坐了一会,又站起,摸索着向外走去。我的眼泪涌了出来,想叫住父亲和他说说,但始终没有开口。

第二天,全家人给我送行。母亲不停地叮嘱我,父亲还是那样严肃。走到院门口,父亲向我挥挥手说:“走吧,到部队好好干,不要怕吃苦。”

望着他苍老的面容,我鼻子发酸。走了几步,我站住回头望,他又挥挥手说:“走吧……”

入伍后,我经历了各种磨炼。夏日,我系着绳索从悬崖降下,在嶙峋的石头上站住脚,抡起大锤,参加国防施工……汗水湿透了衣服,又被太阳晒干,背上绽开了白花花的碱花;冬天,雪似棉絮般落在身上,我在夜幕中迎着大雪站在哨位上,肆虐的北风把天地搅成白茫茫一片……我也有过寂寞和疲惫,也深深思念故乡亲人,但想起父亲送别时的情形,心中的火焰便会燃起。我不想让父亲失望,希望再见到父亲时,我已是一个成熟坚毅的军人。

送儿远方行

■李金明

已是一个成熟坚毅的军人。

4年后,我提干了。那年回去探亲,我满心欢喜,却没有见到父亲。

没想到那次分别,竟成了诀别。父亲病重时,母亲曾想给我的单位拍电报,叫我回来,却被父亲制止了。他拉着母亲的手,坚决地说:“我自己知道,来不及叫儿子赶回来的,那就不要对他说了。再说,他刚入党……”

后来又听母亲说,父亲病重时,弟弟接到了入伍通知书。他去病房看望父亲,父亲知道他来了,吃力地挥挥手。知父莫如子,弟弟知道父亲的意思:赶紧走,不要耽误出发!

弟弟到部队后,立功受奖,后来考上了军校。

当时,想起过去这些事,我很悲伤,又有些不解。父亲是很重亲情的,为什么我入伍的时候没对我说心里话?他在弥留之际,也不愿意叫我回来。这让我始终想不明白。

父亲去世几年后,我渐渐忘记了那种悲伤。一次,我在出差途中认识了一位老首长。他手中拿着军帽,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。那饱经风霜的脸上,似乎凝结着淡淡的悲伤。他的秘书悄悄对我说:“首长去开会,顺便到烈士陵园看了儿子的陵墓……”听到这里,我对

尖兵之翼

■晋蒙 张晨晨

次,额头渗出的汗水越来越密……半个小时过去了,李东建无奈地摇了摇头,这次模拟机试飞以失败告终。

虽然后来厂家反馈问题出在配件上,但这一次经历还是给无人机分队敲响了警钟。空气动力学、电路原理、发动机构造……这个领域还有许多知识等待他们了解和掌握。队员们相互勉励,又开始了新的冲锋。

就在队员们朝着目标大步前进时,接装集训的消息传来了。

“队长,我想去接装!”得知消息的李东建第一时间跑到队长的办公室,表达了自己想参加集训的强烈意愿。

集训期间,李东建看到了各种型号的无人机。面对这些从未见过的装备,联想到第一次试飞的失败,李东建感受到了压力。

对于勇敢的人来说,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。白天上课结束后,一些疑惑就在战友们七嘴八舌的辨析中得到解决,李东建的技能与实力也在战友的帮助下不断提高和增强。集训结束的那一天,李东建与战友随装备返回营区。卡车行驶在路上,路两边的树叶随风飞舞,如同摇旗呐喊般,鼓励他们勇敢前进。

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,接到全军无人机骨干集训通知时,分队官兵正在训练场上一遍一遍模拟实飞的流程。他们憋着一股劲儿——要让新型无人机在自己手中展翅翱翔。

从平原转战到地广人稀的高海拔地域参加集训,官兵面对多种挑战。分队接装新型无人机时间短、新型装备对官兵的操作技术要求高,比这些更大的困难,是官兵和装备对环境的不适应。

集训开始两周后就要进行首轮飞行任务,无形的比试也随即展开。无人机分队来不及先适应高原气候,便带着装备一头扎进了戈壁中。除了日

老首长顿时肃然起敬。

战斗前夕,老首长的儿子正在家里休假,他命令儿子立刻返回部队,儿子当夜搭一辆卡车走了。我同情地说:“这些烈士,牺牲得英勇,无愧无悔。要是离家的時候,能跟他们说几句心里话……”我卡住了,又回忆起父亲。

老首长睁开眼睛,长长出了一口气,对我们说:“刚才,我也正想送别儿子的情形,想着想着,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?”我忍不住追问。

他回忆着往事,缓缓对我们说:“新中国成立前,我们部队南下,正好从家乡路过。当时我是团长,顺便回村看了看父老乡亲们。临走时,村里有12名青年非要跟我参军,我答应了。乡亲们敲锣打鼓送我们,这些青年戴着花,乡亲们送了一程又一程……”说到这里,他的脸上多了一些痛苦的神色:“1958年,部队移防到与家乡毗邻的地区,我想回去看看,又不忍心回去。随我参军的那12名青年,都牺牲在南下路上,我怕见乡亲们。”

“后来呢?”我担心地问。

他继续说:“我最终还是回去了。那天晚上,乡亲们来看望我,有蹲在凳子上的,有坐在炕沿上的,还有靠在墙角门边的……其中好多都是那些青年的亲人。大家围着一盏油灯,谈收成、谈年景,好像约好了似的,谁也没谈那12名青年。好像他们把孩子交给了部队,就完成了任务。我在村里住了一夜,临走时,送别的乡亲们只是站在原地不停挥手,一直到最后都没说什么。我一走,一边忍不住流泪。”

老首长接着说:“送别自古就有。每个军人,都要经受这样的考验。说得越多越舍不得分别,只有把干言万语都装在心里。”

我眼前闪过了父亲站在台阶上送我的面容,多年来的困惑不解,好像终于有了答案。

老首长深沉地说道:“当父母的送别孩子,无论是训斥、命令,还是流泪、叮嘱,都是同一个目的,希望他们放下牵挂,为祖国建树功勋,哪怕是流血牺牲。”

我点点头,父亲与母亲的送别、老首长家乡乡亲们的送别,一刹那在我脑海里清晰起来。我为这些识大体的父母骄傲,也为那些不畏牺牲的英雄儿女们自豪。

向车窗外望去。远处,群山连绵、重峦叠翠,近处平坦的原野上,阡陌纵横,翠茵尽染,劳动的人群变成了簇簇小黑点散落在田野之中。这美丽的土地上,一定发生过千万次送别,所以,才洋溢着幸福的光芒。

常的集训学习时间,他们还趁着休息时间去其他单位学习。只要有无人机执行飞行任务,他们便全程观摩,到了晚上再集中进行总结交流。

付出总是有收获的。各单位执行飞行任务那天晴空万里,虽然天气状况良好,但无人机分队的官兵还是不敢掉以轻心。

果然,连续几支代表队都因为高原空气稀薄等原因而中断任务。幸好,李东建在任务开始前就有所准备。最终,李东建所在的无人机分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,荣立集体三等功。

不久后,无人机分队调整成为无人机连,一面鲜红的“尖兵之翼无人机连”连旗交到了官兵的手上。每次训练前列队,战士们都会争着举起那面崭新的连旗,让它在队伍整齐的脚步声和口号声中迎风飘扬。

文学
作品

长征

第6150期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下午5点,颠簸了几个小时,当窗外的景象逐渐从熙熙攘攘的城市变成了静谧的山林,火箭军某部一级上士陈阳终于回到了熟悉的演训场。

演训场镶嵌在群山深处,周围尽是荒芜的山石,用石块围成的标语——“从这里走向战场”在群山之间格外醒目。呐喊声从远处传来,演训场上的官兵正在进行体能训练。陈阳走进演训场,在这冷清的山深之中,感受到了官兵火热的激情。

夏日的深山,天色说变就变。灿烂的阳光转眼间被乌云遮盖,山中的光线昏暗下来,空气又湿又热。鸟鸣蝉鸣声戛然而止,周围一丝风也没有,一场大雨即将来临。

“嘟嘟嘟”,急促的哨音打破了寂静。“紧急拉动”,在官兵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展开。在这里坚守16年的陈阳,有着上百次拉动的经验,但他仍不敢懈怠。老兵都清楚,平时和战时的转换,就在分分秒秒之间。紧急拉动能考验官兵的实力。他顾不上刚刚休假返回的疲惫,迅速更换战斗装具。

接到发射任务后,营长杜兴简单进行了动员,并给了官兵15分钟的准备时间。这15分钟的时间里,官兵需要争分夺秒完成所有准备工作,时间非常紧张。整个演训场沸腾了起来,战事轰鸣

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

南湖红船

(外一首)

■曹文远

一片湖
荡漾着七月的碧波
一艘船
是漂浮的紅葉

“起来,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的呼唤
在积贫积弱的土地上呐喊
“共产党万岁”如一声春雷
在黑暗沉闷的天空炸响

一群年轻的水手
找到了正确的航向
从此,这艘乘风破浪的红船
从南湖出发
一次又一次冲向历史的潮头
一次又一次驶进胜利的港湾
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
挺进



盛开(油画)

张曼作

雨夜突击

■王兴来

声、口令传递声、急促的脚步声不绝于耳。官兵的表情既紧张又从容,他们目光炯炯有神,迅速跑向属于自己的战位。

“出发!”伴随着命令的下达,一条条钢铁长龙驰骋在山林深处,像开弓的利箭,奔向预定点位。

天色变得越来越暗,空中乌云翻滚。很快,细雨悄然落下,雨丝编织成轻纱,披挂在山林树木之间。

史良初作为前卫车司机,有着丰富的驾驶经验,对山中路况更是了如指掌。天色昏暗,驾驶室内侧的玻璃染上了一层水蒸气,但丝毫不影响他前行的速度。

车辆在石头路上行驶了近1个小时后进入了谷口,沿着山谷继续行驶,就能到达预定点位。然而,这短短一段沙地路程,让经验丰富的史良初直冒冷汗。

“前方沙地,注意保持车速,拉大车距。”史良初通过对讲机提醒着后车。通过这种路段,一定要保持车轮匀速转动,突然加大油门或紧急刹车,都有可能导致轮胎陷入沙地。史良初调整档位,车速明显降低。

陈阳作为前卫车指挥员,坐在史良初的副驾驶,明显感觉到车辆行驶有了阻力,不禁替驾驶员们捏了一把汗。另一边,史良初沉着应对,右脚缓缓加大油门,试着提高车速,终于有惊无险地通过了沙地路。

到达预定点位后,雨势忽然增大。大雨滂沱之中,地上的积水渐多,道路变得泥泞。官兵顾不上大雨,迅速展开发射流程。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,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,早就潜伏了一支“蓝军

导调组”。

发射流程刚开始,陈阳带领的一组警戒防卫队便被“敌人”冲得七零八落,几名组员险些“阵亡”。一个发烟罐袭来,将训练推向了高潮。判别毒剂种类后,官兵迅速完成全身防护。他们头顶的灯光,在雨幕中穿梭,犹如黑夜里的流星一般。

雨越下越大,原本崎岖不平的阵地变得湿滑泥泞,官兵每走一步都更加吃力。他们来回穿梭在各个战位,协同配合搭建伪装。另一边,陈阳迅速爬上车顶想要甩开车顶的伪装网。雨水浸泡过的伪装网比平时重了两倍不止,陈阳险些没站稳。他用力将伪装网从车顶甩下后,从车顶一跃而下,又投入战斗之中。

撞杆碰撞声,地钉敲击声、雨水拍打声,各种声音在陈阳耳畔交汇。尽管汗水雨水已经浸透了迷彩服,大家的动作依旧利落,丝毫没有迟滞。

直到次日凌晨3点,大雨渐渐停歇。伴随着“点火”口令的下达,训练任务终于宣告完成。

凌晨的深山,气温比白天低得多。官兵摘下防毒面具,全身早就全部湿透,但他们体内热血沸腾,丝毫不觉得冷。几个战友摘下帽子,头顶上甚至有丝丝白气升起。

陈阳望着官兵脸上被防毒面具压出的印痕,和那坚定专注的眼神,心里涌起一阵感动。这场训练,意料之外的环境状况或许会影响官兵的身体,但影响不了他们的精神。那一颗颗勇敢的心,在大雨中更加炽热。

夏至的巴丹吉林

■董庆月

去看那巴丹吉林的几棵胡杨
必须战斗着装
背上三十公斤负重
一路高歌,一路盛赞盛夏的阳光

那些零星的树多么鲜亮翠绿
像歌声一样蓬勃生机
瘦弱的身躯里藏着金属般的气力
不能像对待平原上的一棵树
那样晃动它
这些树有自己的执着
它们严谨而纯粹,枝叶向盛夏抒情

这些胡杨低着头
向下扎深深的根
胡杨就是我们
穿着橄榄绿色的衣服
穿越巴丹吉林
或在一场席卷着细沙的风暴里
弓身,统一迈出左脚
用歌声建一堵厚墙

夏至的巴丹吉林有炎炎烈日
低下头,就要积蓄力量
直起腰来,就必须阔步向前